



一九九七年五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寶安縣志，在概述中有這一段記述：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英國強迫清朝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新界錦田、元朗、大埔等村數千武裝民眾進行了頑強的反展拓界址的鬥爭；寶安人民與東莞人民合力奮戰，把深圳、布吉等地的英國佔領軍趕回深圳河以南，挫敗了英國擴大新界的野心。」

從這一段歷史紀錄探索，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八九九年四月十六日大埔鄉民抗擊英軍的戰鬥行動。根據香港總督卜亨利拍給倫敦殖民地部大臣張伯倫的緊急電文報告，謂散佈在大埔墟背後武裝鄉民約有一千人，向英軍開火，英軍即予還擊，未有傷亡。當日參加升旗禮的嘉賓，有駐九龍城的中國官員。因為兩廣總督譚鍾麟曾獲邀請，出於外交上的禮節應酬，乃派駐九龍城市官員代表出席。當大埔墟背後山頭出現反抗人群時，駱克曾向在場觀禮的中國官員提出質詢，那位官員即時表示：「保證沒有中國軍人介入，人群中可能有來自深圳墟及其以北地區的鄉民武力。」

從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可以了解到大埔墟背後的山頭，何以會出現深圳墟及其以北地區的抗英武力？因為自從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七日，香港總督卜亨利即電殖民地部大臣張伯倫，新租借地要將深圳墟及沙頭角區包括在內，已向中國勘察邊界代表王存善提出意見。另一方面，英國駐華公使亦向北京總理衙門施加壓力，要取得深圳墟及沙頭角區的管轄權。

大埔抗英之後援力量

——百年新界話滄桑

深圳墟及其以北地區鄉民知道這個消息之後，深切體會到深圳河南北兩岸同胞唇齒相依，骨肉相連，四月十六日大埔墟背後山頭的近距離射擊戰，以及四月十八日以後的八鄉上村包圍殖民軍陣地戰，吉慶圍反包圍戰，都有來自深圳河以北地區的鄉民武力，其中有一部分屬地方團練。他們除接受糧食、醫療及住所招待外，其餘自行供給，義務助戰。殖民軍挾其武器優勢，乘勝佔領深圳墟及東莞的布吉。後來深圳及布吉鄉民武力聯合圍攻，將殖民軍趕回深圳河以南。

寶安縣志留下這一份光輝紀錄，與新界鄉民抗英事蹟南北輝映，殖民主義者，抱擴張領土野心，得寸進尺，貪得無厭。新界受過百年的殖民管治，懷柔是其政策的一面，分化又是其政策的另一面。租借條約簽署後，先要求撤走租借地的三處中國海關，藉口會代中國徵收關稅，繼逼走九龍城市中國駐軍，藉口九龍城市駐軍「妨礙」香港「武備」；在雙方開始勘察邊界的時候，又要求將租借地伸展到深圳墟及其以北地區，並指明要包括沙頭角區。深圳河南北兩岸鄉民認識到殖民主義者的侵略本質，除了合力抵抗，就難以保衛家園、安居樂業。新界租借地抗英行動，形成深圳河南北兩岸鄉民合力夾擊，起因於殖民軍早存有侵略深圳及布吉的野心。由此確立了我們對這次事件的歷史觀點。（之九）